

中国
励志
红色经典

暴风骤雨

BAOFENGZHOUYU

周立波·著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1942.6.1

红色经典 励志中国

暴风骤雨

BAOFENGZHOUYU

周立波◎著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暴风骤雨/周立波 著; 胡春辉等改编. —长春: 时代文艺出版社, 2009. 5

(红色经典励志中国)

ISBN 978 - 7 - 5387 - 2644 - 2

I. 暴... II. ①周…②胡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—缩写本 IV. I 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49593 号

暴风骤雨

作 者	周立波
出 品 人	张四季
责任编辑	赵 岩
出 版	时代文艺出版社
地 址	长春市泰来街 1825 号 邮编: 130011
电 话	总编办: 0431 - 86012927 发行科: 0431 - 86012952
网 址	www. shidaichina. com
印 刷	北京同文印刷责任有限公司
发 行	时代文艺出版社
开 本	880 × 1230 毫米 1/32
字 数	80 千字
印 张	5. 375
版 次	2009 年 5 月第 1 版
印 次	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	10. 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第一部

1

一九四六年七月下旬的一个清早，在东北松江省境内，在哈尔滨东南的一条公路上，一挂四马拉的四轱辘大车，从珠河县动身，到元茂屯去。

赶车的老孙头扭转脸去，瞅瞅车上的人们。他们总共十五个，坐得挺挤。有的穿灰布军装，有的穿青布小衫。有的挎着匣枪，有的抱着大枪。他们是八路军的哪一部分？来干啥的？赶车的都不明白。他想，不明白就不明白吧，反正他们会给他车钱，这就得了呗。他是昨儿给人装样子（注：劈柴）进城来卖的。下晚落在王家店，遇到县上的人来雇元茂屯的车，他答应下来，今儿就搭上这十五个客人。不管好赖，不是空车往回走，能挣一棒子（注：一瓶）酒，总是运气。



到了杨家店，车子停下，老孙头喂好牲口，抽了一袋烟，又赶车上道。这会大伙都没说啥话，但也没有休息或打盹。老孙头接二连三地跟那些从元茂屯出来的赶车的打招呼，问长问短，应接不暇。工作队的年轻人唱着《白毛女》里的歌曲。

萧队长没有唱歌，也没有跟别人唠嗑。他想起了党中央的《五四指示》，想起了松江省委的传达报告。他也想起了昨儿下晚县委的争论，他是完全同意张政委的说的：群众还没有发动起来，或没有真正发动起来。废除几千年来的封建制度，要一场暴风骤雨。这不是一件平平常常的事情。害怕群众起来整乱套，群众还没动，就给他们先画上个圈子，叫他们只能在这圈子里走，那是不行的。可是，事情到底该怎么起头？萧队长正想到这里，老孙头大声嚷道：

“快到了，瞅那黑糊糊的一片，可不就是咱们屯子？”萧队长连忙抬起头，看见一片烟云似的远山的附近，有一长列土黄色的房子，夹杂着绿得发黑的树木，这就是他们要去工作的元茂屯。

大车从屯子的西门赶进去。道旁还有三营修筑的工事。一个头小脖长的男子，手提一篮子香油馓子（注：油条），在道上叫卖。看见车子赶进屯子来，他连忙跑



上问老孙头道：

“县里来的吗？”

老孙头装作没有听见的样子，扬起鞭子，吆喝牲口往前走。卖裸子的长脖男人站在路边，往车上看了一眼，随即走开。他走到道北一个小草房跟前，拐一个弯，只当没有人看见，撒腿就跑，跑到一个高大的黑门楼跟前，推开大门上的一扇小门，钻了进去。

这人的举动，萧队长都瞅在眼里。这黑大门楼是个四脚落地、屋脊起龙的门楼，大门用铁皮包着，上面还密密层层地钉着铁钉子。房子周围是庄稼地和园子地。灰砖高墙的下边，是柳树障子（注：一排丛生的小柳树）和水壕。房子四角是四座高耸的炮楼，上面有黑洞洞的枪眼。

萧队长问老孙头道：

“这是什么人家？”

老孙头往四外瞅了一眼，看到近旁没有别的人，才说：“别家还能有这样宽绰的院套？瞅那炮楼子，多威势呀！”

“是不是韩老六的院套？”

“嗯哪。”老孙头答应这么一句，就不再说了。

这挂车子的到来，给韩家大院带来了老大的不安，



同时也打破了全屯居民生活的平静。草屋里和瓦房里的所有的人们都给惊动了。穿着露肉的裤子、披着麻布片的男人和女人，从各个草屋里出来，跑到路旁，惊奇地瞅着车上的向他们微笑的人们。

车子停在小学校的榆树障子的外边。萧队长从榆树丛子的空处，透过玻璃窗，瞅着空空荡荡的课堂，他说：“就住在这，行不行？”

大伙都同意。

工作队的到来，确实是元茂屯翻天覆地的事情的开始。靠山的人家都知道，风是雨的头，风来了，雨也要来的。但到底是瓢泼大雨呢，还是牛毛细雨？还不能知道。就是屯子里消息灵通、心眼挺多的韩家大院的韩老六，也不太清楚。

远近闻名的韩凤岐，兄弟七人，他是老六。他今年四十七岁，因为抽大烟，人很瘦，鬓角又秃，外貌看去有五十开外了。人们当面称呼他六爷，背地叫他韩老六，又叫韩大棒子。伪满时期，他当过村长，秋后给自己催租粮，给日本人催亚麻、催山葡萄叶子，他常常提根大棒子，遇到他不顺眼不顺耳的，抬手就打。韩大棒子的名声，就此传开了。

卖馓子的长脖子男人，瞅见工作队的车子赶进屯子来，急急忙忙跑来告诉韩老六。

“六叔，工作队来了。”

韩老六把烟枪一摔，翻身起来，连忙问道：“来了吗？”

韩老六手忙脚乱，从炕上爬起来的时候，白绸衫子的袖子把烟灯打翻。他的秃鬓角和高额头上冒出无数小小的汗珠。几天以前，宾县他儿媳的娘家捎封信来说：他们那儿来了工作队，就是共产党，带领一帮穷百姓，清算粮户，劈地分房，不知还要干些啥。得到这封信，韩老六早有些准备。房子、地他都不怕分。地是风吹不动，浪打不翻的，谁要拿去就拿去；到时候，一声叫归还，还怕谁少他一垄？房子呢，看谁敢搬进这黑大门楼里来？唯有浮物，得挪动一下。他的两挂胶皮轱辘车，一挂跑县城里，一挂跑一面坡（注：松江珠河县的一个市镇），忙了六天了，浮物挪动了一半，还剩下一半。没有想到工作队来得这么快。他紧跟着问：“有多少人？都住在哪？”

长脖子说：“十五六个，往小学校那边去了。”

长脖子直着腰杆，坐上炕沿了。平日他在他六叔跟前，本来是不敢落座的，现在知道正是用得着他的时

候，他安然坐下，又添上一句：“都挎了枪哩，有撸子（注：手枪），也有大枪。”

韩老六等心里平静一点以后，才慢慢说：“这几天，你加点小心吧。”

长脖子答应：“那我知道。”

这长脖子男人名叫韩世才，外号韩长脖，今年二十七岁，生得头小脖长，为人奸猾，是韩老六的远房本家。论辈数，他是韩老六的侄子。韩长脖原先也还阔，往后才穷下来的。他好逛道儿，常耍大钱，又有嗜好（注：抽大烟）。后来，抽不起大烟，就扎烟针，两个胳膊都给烟针扎的尽疙瘩，脖子更长了。伪满“康德”九年间，他缺钱买烟针，把自己的媳妇卖给双城窑子里。韩长脖卖掉媳妇以后，平日倒腾点破烂（注：收买破烂衣物，又卖给人），贩卖点馓子，这不够吃喝，更不够买烟。韩老六有时接济他一点，就这样他成了韩家大院的腿子。屯子里的人都说：“韩老六做的哪一件坏事也少不了韩长脖。”

“这几天，你加点小心。我跟你六婶子都是土埋半截的人了，还能带家当进棺材去吗？保住家业，还不是你们哥儿几个的？可要小心，共产党不是好对付的，‘满洲国’时候，一个赵尚志就闹得关东军头痛。”韩老

六说到这儿，停了一停，又问道：“你近来有些啥困难？”

韩长脖吞吞吐吐说：“还能对付，就是……”

韩老六没等他说完，就把一小卷票子塞进他的发黄的白布小衫兜兜里，他哈腰道谢，退着往外走。韩老六说：“走了？捎个信给李振江、田万顺，叫他们来这一下。”



一个戴尖顶草帽、穿破蓝布衫的人走了进来。这个人看来岁数不小，辛苦生活的深深的皱纹刻在他的眼角上和额头上，嘴巴上的几根山羊胡须上满沾着尘土。一进屋里，他把草帽取下来，拿在手里，走到炕边，尊一声：“六爷。”大烟冒着香气，烧得滋滋响，韩老六没有回答。

这时又有一个人进了屋。“进来吧，老李。”韩老六热心招呼，连忙坐起来。李振江笑着走进来，把那帽檐耷拉下来的发黑的毡帽摘下来，挨近炕沿说：“六爷，今儿晌午来一帮子人，说是工作队，不知道是来干



啥的。哦，你也来了，老田头。”他扭过头去，跟田万顺打招呼，好像才看见他似的。

韩老六从炕桌上拿起一把小小的、有蓝花的日本瓷茶壶，把着壶嘴喝了一口，又轻轻地咳嗽一声，再用他那一双小绿豆眼睛向李振江和田万顺瞅了一眼，才慢慢吞吞地说道：“你俩都去租别人家的地吧，我地不够种了。”

田万顺像是触了一个闷雷，直直溜溜地站在那里，用手紧紧捏着草帽边发呆。韩老六要他退佃，他租不到好地种，还不清拉下的饥荒（注：欠下的账），他跟他的瞎老婆子又得要饭啦。李振江可不大着忙，他皱着两撇宽宽的黑眉，寻思一会儿。他想：韩大棒子又玩什么花招呢？备不住烟土涨价，想加租罢？但到后来，他想到了正题：一定是看工作队来，要找他帮忙，先来个下马威。李振江笑着，眼睛闪出明亮的光来，他说：“地是六爷的，六爷要收，咱没话说。”

韩老六突然笑着爬起来，把他拉到外屋去，跟他悄声悄气说了一会儿话，田万顺还呆呆地站在里屋，只听见李振江的压不低的粗嗓门说道：“六爷的事，就是姓李的我个人的事，大小我都尽力办。”

往后，除了院里的人们的脚步声和狗咬鹅叫以外，

听不见别的声音。李振江走后，韩老六嘴角留着笑容走进来。一见田万顺，就收起笑容，露出一副厉害的脸相。二十多年来，韩老六对待佃户、劳金（注：即长工。吃劳金，是当长工）和旁的手下人，他有一套一套的办法。他的留着一撇日本式的短胡子的黄脸上，有时假笑，有时生气，一双小绿豆眼睛骨碌碌地直逼着你。他吃过饭在屯里溜达，对于穷人的毕恭毕敬的招呼从不理睬，而对于有钱的人，有说有笑，但也绝不吐露一句心里话。“话到舌尖留半句”。“对啥人，说啥话”，这是祖上传下的教训，他牢记在心。

这时他躺在炕上，光顾抽大烟，把一个老实巴交（注：老老实实）的老田头晾在一边。韩老六的大老婆大枣核进来，韩老六使一个眼色，她会意，就对田万顺说道：“老田头，不是咱要退你佃，还是为你呀。咱这地薄，不打粮，你租别人好地，到秋后也能多落几颗。”

“六爷，太太，”老田头把手搁在胸前请求说，“你们不租地给我，我下一辈子也还不了你们的饥荒，我只一匹老瞎马，咋能种人家远地？六爷，我老田没犯过你啥章程呀，也没少交过你一颗租粮……”

韩老六冷丁（注：突然）坐起来，切断老田头的话，劈头问道：“共产党工作队来了，你说好不好？”



“不懂六爷的意思。人家工作队好赖，咱庄稼人哪能知道呢？”

老田头这样说着，可他心里想，工作队是八路军，八路军三营驻在屯子里的时候，有五个同志住在他家里，天天替他扫当院，劈柴火，要说他们不好，那是昧良心的话。但在韩老六跟前说工作队好，他不敢，说他们坏，又不情愿。他就含含糊糊说了上面这一句。

韩老六说：“工作队来，该你抖起来啦。”

“六爷真爱说玩儿话，工作队跟我一不沾亲，二不带故……”

不待老田头说完这话，韩老六瞪他一眼说：“告诉你吧，工作队是待不长的。‘中央军’眼看就要过江来。你别看他们挂着短枪长枪的那个熊样，到时候，管保穿兔子鞋——跑也不赶趟。老田头，咱们是老屯邻，我不能不照应你，你要想长种我的地……”

说到这儿，他停顿一下，斜眼瞅瞅老田头。心眼老实的田万顺听到“工作队是待不长的”这句话，正触动心事，他正担心他们待不长。他那额头上，被岁数和苦楚趟出一条条垄沟，现在，星星点点的，冒出好些汗珠子。

韩老六跟着又说：“你要想久后无事，就别跟他们

胡混，他们问啥，你也来个一问三不知。”韩老六抓住田万顺的胆小心理，把假笑收住，冷冷地说：“你要有本事，就甭听我的话，去跟工作队串鼻子，咱们骑在毛驴上看唱本，走着瞧吧！”

说到这儿，韩老六抬起右手，往空中一挥，又添说一句：“到时候，哼！”

这时候，院子里又有人问道：“六爷在屋吗？”

韩老六一边答应，一边起身往外屋迎接。不大一会儿进来两个人，一胖一瘦。韩老六使眼色叫老田头快走。

进来的胖子名叫杜善发，外号杜善人，是韩老六的侄儿的老丈人。瘦子叫唐田，外号唐抓子，是韩老六的磕头的（注：拜把兄弟）。两个人都是大粮户，和韩老六并称元茂屯的三大户，要把本屯的地和他们在江北的地都算计在内，他们三家都有一千晌以上的好地，条通和黄土包子（注：条通是灌木丛生的土地。黄土包子是黄土丘陵地）还不算在内。街里的“福来德”烧锅（注：酿酒坊），就是他们三家合股开设的。

杜善人和唐抓子外貌十分不同，性情也是两样。杜善人好念佛，家里供一尊铜佛。唐抓子信神鬼，家里供狐黄二仙（注：旧社会以为多年的狐狸和黄鼬都能成

仙)。杜善人老娘们病了，叫人拔火罐（注：把纸放在小瓦罐里烧着，覆在头上和身上，罐子被吸住，停一阵，才拔下，老百姓以此治病），到北庙许愿。唐抓子老婆子闹病，请跳大神的，给黄皮子磕头。杜善人太胖，走道就喘气。唐抓子天天装穷，一声接一声地叹气。

杜善人好对穷人说：“正经都得修修来世呀！”

唐抓子爱对小户说：“这逼死人的花销呀，有地人家别想活啦。”

杜、唐二人听说工作队到来，不约而同地来找韩老六。韩老六叫大枣核吩咐管院子的李青山：不准家里人跟工作队说话。特别不许猪倌吴家富到小学校串门。

韩老六说：“他要是听话，把他拴在马圈里。”

韩老六吩咐完了，就陪杜、唐二人坐在红漆炕桌的旁边，三个人唠到深夜，两个人才打算回去。韩老六喊人拿出一对擦得雪亮的玻璃小提灯，点着后，三个人合计一下，又吹熄放回。两个人辞了出门，在漆黑的夜里，走上车道，一个奔西，一个往东。东西两头都起了狗叫，一声声地起来，又落下去。这时候，韩家大院的当院里、马圈中、柴火堆底下，洋镐、铁锨挖掘石头和

沙土的响声，直闹到鸡叫。天刚露明时，有人瞅到一辆胶皮轱辘车，车上装满了藤箱和麻袋，四匹马拉着，往西门一溜烟跑去。这就是昨天在半道把泥浆溅到老孙头脸上、手上和衣上的那一辆空车，今天又拉着满车财物出去了。

3

放下行李卷，架好电话线，工作队就开了一个小会。小学校的课堂里，没有凳子，十五个人有的坐在净是尘土的长方书桌上，有的坐在自己的还没解开的行李上。小王坐在窗台上，背靠窗框。商议的事情是工作队全体组员去找穷而又苦的人们交朋友，去发现积极分子，收集地主坏蛋的材料，确定斗争的对象。

天刚露明，屯子里远远近近的雄鸡的啼叫还没有停息，工作队的人就一个一个地出门去了。

工作队的十五个人中，十个警卫班战士和张班长都背着长枪。其余四个人：萧队长、刘胜跟小王，加上萧队长的通信员万健，都挎着匣子。一早起来，烧了开水喝，吃了点干粮，他们分头出去串门子，找小户，约好

下晚回学校汇报，还是集中住在一起。都带了些钱，到哪家，吃哪家，算钱给他。

小王到北头串了几家，往后又走到南头，瞧见一个光腚的孩子，从一扇柳条编制的大门里出来。小王把他抱起来问道：“你叫啥？”

“我叫锁住！”小孩回答，用小手去抓小王的匣枪把上浅红的丝带子。

小王又问：“几岁啦？”

“我妈说我五岁，我爹说，再过两年得放猪啦，爹嫌乎我，老凶我，他说：‘我养不起你啦，你给我滚。’我说：‘我不滚，我要跟我妈，你给我滚。’他就打我一撒子（注：耳光）。”

“你爹在家吗？”

“这不是他出来啦？”锁住说。

这时候，一个光着上身的男子，从草屋推开窗纸破碎的格子门，走到院子里来，手里拿一根短烟袋，站在当院。这人三十二三岁模样，不高也不矮，不胖也不瘦，长一脸漆黑的连鬓胡子。他叫赵玉林，外号赵光腚。他一年到头，顾上了吃，顾不上穿，一家三口都光着腚，冬天除了抱柴、挑水、做饭外，一家三口，都不下炕。夏天，地里庄稼埋住人头的时候，赵玉林媳妇每